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十七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十七册)

北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

陈纪四 起强国大渊献，尽重光单阙，凡五年 (473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一

陈纪五 起玄默执徐，尽阙逢敦牂，凡三年 (4768)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二

陈纪六 起旃蒙协洽，尽柔兆涖滩，凡二年。 (4800)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三

陈纪七 起强国作噩，尽屠维大渊献，凡三年。 (4824)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四

陈纪八 上章困敦，一年。 (4851)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五

陈纪九 起重光赤奋若，尽昭阳单阙，凡三年。 (487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起癸逢执徐，尽著雍涖滩，凡五年。 (490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纪一 起屠维作噩，尽重光大渊献，凡三年。 (4934)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八

隋纪二 起玄默困敦，尽屠维协洽，凡八年。 (496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纪三 起上章涖滩，尽昭阳大渊献，凡四年。 (499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

隋纪四 起阙逢困敦，尽强国单阙，凡四年。 (502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

陈纪四 起强圉大渊献，尽重光单阏，凡五年

临海王

光大元年 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尚书左仆射袁枢卒。

乙亥，大赦，改元。

辛卯，帝祀南郊。

壬辰，齐上皇还郢。

己亥，周主耕籍田。

二月，壬寅朔，齐主加元服，大赦。

初，高祖为梁（州）[相]，用刘师知为中书舍人。师知涉学工文，练习仪体，历世祖朝，虽位宦不迁，而委任甚重，与扬州刺史安成王顓、尚书仆射到仲举同受遗诏辅政。师知、仲举恒居禁中，参决众事，顓与左右三百人入居

陈纪四 陈临海王光大元年（公元 567 年） 春季，正月，癸酉朔（初一），出现日食。

陈朝尚书左仆射袁枢去世。

乙亥（初三），陈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光大。

辛卯（十九日），陈废帝去南郊祭祀。

壬辰（二十日），北齐太上皇回郢城。

己亥（二十七日），北周国主在籍田进行耕种仪式。

二月，壬寅朔（初一），北齐国主举行加冠的仪式，大赦全国。

起初，陈武帝是梁敬帝的丞相，任用刘师知为中书舍人。刘师知学识广博擅长文学，熟悉朝仪礼制，在梁世祖时，虽然为官得不到升迁，但委派他的事情很重要，他与扬州刺史安成王陈顓、尚书仆射到仲举共同受先皇的遗诏辅政。刘师知、到仲举常常在宫里，参与决定许多事情。陈顓和三百名身边亲信进驻尚书省，刘师知看到陈顓的门第和权势

尚书省。师知见项地望权势为朝野所属，心忌之，与尚书左丞王暹等谋出项于外。众犹豫，未敢先发。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节自任，又受委东宫，乃驰诣相府，矫敕谓项曰：“今四方无事，王可还东府经理州务。”

项将出，中记室毛喜驰入见项曰：“陈有天下日浅，国祸继臻，中外危惧。太后深惟至计，令王入省共康庶绩，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愿王三思，须更闻奏，无使奸人得肆其谋。今出外即受制于人，譬如曹爽，愿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项遣喜与领军将军吴明彻筹之，明彻曰：“嗣君谅闇，万机多阙。殿下亲实周、邵，当辅安社稷，愿留中勿疑。”

项乃称疾，召刘师知，留之与语，使毛喜先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并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于帝。帝曰：“此自师知等所为，朕不知也。”喜出，以报项。项因囚师知，自入见太后及帝，极陈师知之罪，仍自草敕请画，以师知付廷尉，其夜，于狱中赐死。以到仲举为金紫光禄大夫。王暹、殷不佞并讨治。不佞，不害之弟

为朝廷和民间所注目，心中嫉妒，与尚书左丞王暹等策划拟把陈项排挤出尚书省。大家犹豫不决，不敢率先发难。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素来把维护名望气节作为己任，加上在东宫任职，是皇帝亲自任命的，于是赶到尚书省假传圣旨对陈项说：“如今天下无事，安成王可以回自己的东府管理州务。”

陈项正打算离开尚书省，中记室毛喜赶来见他，说：“陈朝拥有天下为时还很短，国家接连遇到大丧事，上下都感到担忧害怕。太后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让您安成王进尚书省共同兴办各种事功，殷不佞所说的，肯定不是太后的意思。社稷重任在身，希望您能三思，必须另行向朝廷奏报，不要使邪恶之徒的阴谋得逞。如今离开尚书省就会受到别人的牵制束缚，例如曹爽，只愿当个富家翁，这怎能如愿！”陈项派毛喜和领军将军吴明彻商量，吴明彻说：“继位的国君正在居丧，日常纷繁的政务很多还没有着手。殿下亲如周公、召公，应该辅助皇上安定国家，希望殿下留在尚书省，不必疑虑。”

于是陈项谎称生病，请刘师知来，留住他进行谈话，同时派毛喜先向太后禀告。太后说：“现今伯宗皇帝年幼，政事都委托给二郎陈项。殷不佞所说的不是我的意思。”毛喜又去向陈废帝说这件事。陈废帝说：“这是刘师知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朕并不知晓。”毛喜回来报告给陈项。陈项将刘师知囚禁起来，亲自进宫见太后和皇帝，竭力陈述刘师知的罪行，自己起草了诏命请皇帝御批，将刘师知交给廷尉，这天夜里，在牢狱中将他赐死。任命到仲举为金紫光禄大夫。王暹、殷不佞一起交送有关部门治罪。殷不佞是殷不害的

也，少有孝行，项雅重之，故独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诛。自是国政尽归于项。

右卫将军会稽韩子高，镇领军府，在建康诸将中士马最盛，与仲举通谋。事未发。毛喜请简人马配子高，并赐铁、炭，使修器里。项惊曰：“子高谋反，方欲收执，何为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毕，边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为杖顺。苦收之，恐不时受首，或能为人患。宜推心安诱，使不自疑，伺间图之，一壮士之力耳。”项深然之。

仲举既废归私第，心不自安。子郁，尚世祖妹信义长公主，除南康内史，未之官。子高亦自危，求出为衡、广诸镇；郁每乘小舆，蒙妇人衣，与子高谋。会前上虞令陆昉及子高军主告其谋反。项在尚书省，因召文武在位议立皇太子。平旦，仲举、子高入省，皆执之，并郁送廷尉，下诏，于狱赐死，余党一无所问。

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顷坐谋反诛。

癸丑，以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伯茂，帝之母弟也，刘师知、韩子高之谋，伯茂皆

弟弟，少年时对父母很孝顺，陈项素来很看重他，所以唯独他没有被处死，仅仅被罢官而已。王暹被处死。自此以后国家大政都归于陈项。

右卫将军会稽人韩子高，驻守幕府，在建康的诸多将帅中，部下的兵马最为强盛，曾与到仲举共谋。这件事没有败露。毛喜请陈项选派士兵马匹给韩子高，并赐给他铁和木炭，供他修治兵器盔甲。陈项感到惊讶说：“韩子高参与谋反，正要把他抓起来，为什么反倒这样？”毛喜说：“先帝的山陵刚修建完毕，边境的盗寇还有很多，韩子高受前朝的委用，号称凭倚之材。如果抓他，恐怕不能斩杀，或许成祸患。应当对他推心置腹安抚诱导，使他不产生怀疑，待到有机会再对付他，只要一个壮士的力量就够了。”陈项非常同意。

到仲举被免职后回到住所，很不安。他的儿子到郁，娶文帝的妹妹信义长公主为妻，授南康内史的官职，他没有赴任。韩子高自己也感到有危险，请求离京驻守衡、广等州；到郁常常坐小轿，蒙上妇女的衣服，到韩子高那里去策划。恰巧前上虞令陆昉和韩子高军队的主将检举到郁谋反。陈项在尚书省，召集在位的文武大臣们商议立皇太子的事。清晨，到仲举、韩子高到尚书省，都被提起来，与到郁一起押送廷尉，诏令在狱中赐死，他们的余党一个也不追问。

辛亥（初十），陈朝南豫州刺史余孝顷以谋反罪被杀。

癸丑（十二日），陈朝任用东扬州刺史始兴王陈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伯茂是废帝的同母兄弟，刘师知、韩子高的阴谋，陈伯茂都曾经参预；司徒陈项恐怕

预之；司徒项忍扇动中外，故以为中卫，专使之居禁中，与帝游处。

三月，甲午，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左仆射。

夏，四月，癸丑，齐遣散骑常侍司马幼之来聘。

湘州刺史华皎闻韩子高死，内不自安，缮甲聚徒，抚循所部，启求广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项伪许之，而诏书未出。皎遣使潜引周兵，又自归于梁，以其子玄响为质。

五月，癸巳，项以丹杨尹吴明彻为湘州刺史。

甲午，齐以东平王俨为尚书令。

司徒项遣吴明彻帅舟师三万趣郢州，丙申，遣征南大将军淳于量帅舟师五万继之，又遣冠军将军杨文通从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出澧陵，共袭华皎，并与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合谋进讨。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建康诸军，步道趣湘州。

辛亥，周主尊其母叱奴氏为皇太后。

己未，齐封皇弟仁机为西河王，仁约为乐浪王，仁俭为颍川王，仁雅为安乐王，仁直为丹杨王，〔仁〕濬为东海王。

华皎使者至长安；梁王亦

陈伯茂在朝内外煽惑，所以让他任中卫，专门住在宫里，陪同废帝出游居住。

三月，甲午（二十三日），陈朝任命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左仆射。

夏季，四月，癸丑（十三日），北齐派遣散骑常侍司马幼之到陈朝聘问。

陈朝的湘州刺史华皎听说韩子高被处死，内心不安，就修造盔甲聚集徒众，安抚部下，上奏请求担任广州刺史，以窥测朝廷的意思。司徒陈项假意答应，而没有下诏书。华皎派使者暗中引来北周军队，自己又投奔后梁，以自己的儿子华玄响充当人质。

五月，癸巳（二十三日），陈项任命丹杨尹吴明彻为湘州刺史。

甲午（二十四日），北齐任命东平王高俨为尚书令。

司徒陈项派吴明彻带领三万水军进取郢州，丙申（二十五日），派遣征南大将军淳于量率领五万水军相继跟进，又派冠军将军杨文通从安成陆路向茶陵进兵，巴山太守黄法慧从宜阳进兵澧陵，一起攻袭华皎，并同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合谋进讨。六月，壬寅（初三），任命司空徐度为车骑将军，总督建康的军队，自陆路进兵湘州。

辛亥（十二日），北周国主给母亲叱奴氏上皇太后尊号。

己未（二十日），北齐封皇弟高仁机为西河王，高仁约为乐浪王，高仁俭为颍川王，高仁雅为安乐王，高仁直为丹杨王，高仁濬为东海王。

华皎的使者未到长安；梁王也上书说明

上书言状，且乞师；周人议出师应之。司会崔猷曰：“前岁东征，死伤过半。比虽循抚，疮痍未复。今陈氏保境惠民，共敦邻好，岂可利其土地，纳其叛臣，违盟约之信，兴无名之师乎！”晋公护不从。闰六月，戊寅，遣襄州总管卫公直督柱国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将兵助之。

辛巳，齐左丞相咸阳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金长子光为大将军，次子羡及孙武都并开府仪同三司，出镇方岳，其餘子孙封侯贵显者众甚。门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事齐三世，贵宠无比。自肃宗以来，礼敬尤重，每朝见，常听乘步挽车至阶，或以羊车迎之。然金不以为喜，尝谓光曰：“我虽不读书，闻古来外戚鲜有能保其族者。女若有宠，为诸贵所嫉；无宠，为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勋劳致富贵，何必藉女宠也！”

壬午，齐以东平王伊洛尚书事，以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姜定远为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定远，昭之子也。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泽为太子。

情况，请求北周派军队支援；周朝人商量准备派军队答应对方请求。司会崔猷说：“前年东征洛阳，军队死伤过半。近来虽然进行安抚，但遭受的创伤还没有恢复。现今陈朝保境安民，和我们睦邻友好，怎么能贪图它的土地，接纳他们的叛臣，违背和对方盟约的信义，出动无名之师？”晋公宇文护不采纳意见。闰六月，戊寅（二十一日），派襄州总管卫公直督率柱国陆通、大将军田弘、权景宣、元定等带领军队去帮助华皎。

辛巳（二十四日），北齐左丞相咸阳武王斛律金死去，终年八十岁。其长子斛律光为大将军，次子斛律羡和孙子斛律武都皆封开府仪同三司，出任州的地方长官，其他子孙被封侯而显贵的也很多。斛律氏的门第中出了一个皇后，两个太子妃，娶了三个公主，服事北齐受到恩宠，三代无比。自孝昭帝以来，特别礼待尊敬，每当上朝拜见天子，时常准许坐人推的车辆到宫殿的台阶前，或用羊拉的车去迎接他上朝。然而斛律金并不因为这种待遇感到高兴，曾经对斛律光说：“我虽然不读书，但听到从古以来帝王的母族、妻族很少有能够保护自己亲族的。女的假如得到皇帝的宠爱，就将受到公侯权贵们的妒嫉；假如不得宠爱，就会被天子憎恨。我家一直以功勋劳绩而得到富贵，何必依靠女儿受到皇帝的恩宠！”

壬午（二十五日），北齐任用东平王高俨为录尚书事，左仆射赵彦深为尚书令，并省尚书左仆射姜定远为左仆射，中书监徐之才为右仆射。姜定远是姜昭的儿子。

秋季，七月，戊申（二十二日），陈朝立皇子陈至泽为太子。

八月，齐以任城王湝为太师，冯翊王润为大司马，段韶为左丞相，贺拔仁为右丞相，侯莫陈相为太宰，娄叡为太傅，斛律光为太保，韩祖念为大将军，赵郡王叡为太尉，东平王俨为司徒。

俨有宠于上皇及胡后，时兼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魏朝故事：中丞出，与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遥驻车，去牛，顿軛于地，以待其过；其或迟违，则前驱以赤棒棒之。自迁邺以后，此仪废绝，上皇欲尊宠俨，命一遵旧制。俨初从北宫出，将上中丞，凡京畿步骑、领军官属、中丞威仪、司徒卤簿，莫不毕从。上皇与胡后张幕于华林园东门外而观之，遣中使驃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应声碎其鞍，马惊，人坠。上皇大笑，以为善，更敕驻车，劳问良久。观者倾邺城。

俨恒在宫中，坐含光殿视事，诸父皆拜之。上皇或时如并州，俨恒居守。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晋阳乃还。器玩服饰，皆与齐主同，所须悉官给。尝于南宫见新冰早李，还，怒曰：“尊兄已有，我何竟无！”自是齐主或先得新奇，

八月，北齐任命任城王高王湝为太师，冯翊王高润为大司马，段韶为左丞相，贺拔仁为右丞相，侯莫陈相为太宰，娄叡为太傅，斛律光为太保，韩祖念为大将军，赵郡王高睿为太尉，东平王高俨为司徒。

高俨受到太上皇与胡后的恩宠，当时兼任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魏朝旧时的制度是：中丞外出时，与皇太子分路而行，王公们离他们很远时就得停车，把驾车的牛牵走，把车軛放在地上，让他们通过；如果行动稍有迟缓或是违犯，开道的前驱就用红色的棍棒棒打驱逐。自迁都到邺城以后，此种仪式已经废除，太上皇为了表示对高俨的尊重宠爱，下命恢复这种制度。高俨刚离开北宫，就职中丞，凡是京畿的步骑、领军的属官、中丞和司徒的仪仗随从，全部出动，太上皇帝和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设立帷幕观看，派遣使者骑马疾驰到高俨的仪仗队那里。使者不得进入，自称是奉了皇帝的命令而来的，手持红色棍棒的兵士应声打碎使者的马鞍，马受到惊吓，将使者坠落下来。太上皇大笑，以为很好，就下令高俨停车。对他慰问了很久。全邺城的人都出来观看。

高俨常在宫里，坐在含光殿办理政事，同宗族长辈都向他下拜表示尊敬。太上皇有时去并州，高俨便时常在宫中留守。给太上皇送行时，或送到半路，或送到晋阳才回宫。他的用具服饰，都与北齐国主的一样，需用东西都由官府供给。曾经在北齐国主所住的南宫见到刚送来的冰镇李子，回去后，勃然大怒说：“我的哥哥有这东西，我为什么却

属官及工人必获罪。伊性刚决，尝言于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帅左右！”上皇每称其才，有废立意，胡后亦劝之，既而中止。

华皎遣使诱章昭达，昭达执送建康。又诱程灵洗，灵洗斩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诱都督陆子隆，子隆不从；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并隶于皎，长沙太守曹庆等，本隶皎下，遂为之用。司徒项悉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诛皎家属。

梁以皎为司空，遣其柱国王操将兵二万会之。周权景宣将水军，元定将陆军，卫公直总之，与皎俱下。淳于量军夏口，直军鲁山，使元定以步骑数千围郢州。皎军于白螺，与吴明彻等相持。徐度、杨文通由岭路袭湘州，尽获其所留军士家属。

皎自巴陵与周、梁水军顺流乘风而下，军势甚盛，战于沌口。量、明彻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西军大舰受其拍；西军诸舰发拍皆尽，然后量等以大舰拍之，西军舰皆碎，没于中流。西军又以舰载薪，因风纵火，俄而风转，自焚，西军大败。皎与戴僧朔

没有！”从这以后北齐国主比他先得到新奇的东西，属官和工匠一定会获罪。高俨性情刚愎果断，曾对太上皇说：“哥哥懦弱，如何能统率左右！”太上皇每每称赞他的才能，有废高纬立高俨的意思，胡后也劝他如此，但不久就中止了这个想法。

华皎派使者去劝诱章昭达，被章昭达抓住送到建康。又派遣使者去劝诱程灵洗，被程灵洗杀死。华皎因为武州是他的心腹要地，派使者去劝诱武州都督陆子隆，陆子隆不从；华皎派军队去进攻，也没有攻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都隶属华皎，长沙太守曹庆等人，原先也隶属华皎，所以都为华皎效命。司徒陈项担忧上游一带的郡守地方官都归附华皎，于是特别赦免了湘、巴二州。九月，乙巳（初七），把华皎的家属全部处死。

后梁任命华皎为司空，派柱国王操领兵二万去援助他。北周权景宣率领水军，元定率领陆军，由卫公宇文直总辖，与华皎的军队一道顺流而下，淳于量驻军夏口，宇文直驻军鲁山，派元定率几千名步、骑兵包围郢州。华皎在白螺驻军，和吴明彻的陈朝军队对峙。陈朝的徐度、杨文通自陆路奔袭湘州，把华皎留在湘州的军士家属全部俘虏。

华皎从巴陵与北周、后梁的水军顺流乘风而下，军势很强盛，在沌口和陈朝军队交战。淳于量、吴明彻募集了军队中的小船，赏给许多金银，下令先行出发承受北周、后梁水军大船上“拍竿”的攻击；等对方船上“拍竿”发射的石块全光了，淳于量等便用大船上的“拍竿”向对方攻击，北周、后梁的大船都被“拍竿”击破，沉没在沌口中游。北周、后梁的军队拿船装载了干柴，借风力

单舸走，过巴陵，不敢登岸，径奔江陵；卫公直亦奔江陵。

元定孤军，进退无路。斫竹开径，且战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被徐度等所据，度等遣使伪与结盟，许纵之还国；定信之，解仗就度，度执之，尽俘其众，并擒梁大将军李广。元定愤恚而卒。

皎党曹庆等四十余人并伏诛。唯以岳阳太守章昭裕，昭达之弟，桂阳太守曹宣，高祖旧臣，衡阳内史汝阴任忠，尝有密启，皆宥之。

吴明彻乘胜攻梁河东，拔之。

周卫公直归罪于梁柱国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违，遂诛之。

周与陈既交恶，周沔州刺史裴宽白襄州总管，请益戍兵，并迁城于羊蹄山以避水。总管兵未至，程灵洗舟师奄至城下。会大雨，水暴涨，灵洗引大舰临城发拍，击楼堞皆碎，矢石昼夜攻之三十餘日；陈人登城，宽犹帅众执短兵拒战；又二日，乃擒之。

丁巳，齐上皇如晋阳。山东水，饥，僵尸满道。

纵火引向对方，没多久风向转变，火烧到自己，北周、后梁的军队大败。华皎和戴僧朔乘一只船逃走，经过巴陵，不敢靠岸，直奔江陵，卫公宇文直也奔赴江陵。

元定的孤军，进退无路，砍断竹子开出道路，且战且退，打算退到巴陵。这时巴陵已经被徐度等所占领，徐度等派使者假装愿意和他结盟，答应放他回北周；元定相信了，解除了武装归顺徐度，徐度捉住他，并俘虏了元定的全部军队，还抓获了后梁的大将军李广。元定愤怒而死。

华皎的余党曹庆等四十多人都被杀。只有岳阳太守章昭裕由于是章昭达的弟弟，桂阳太守曹宣是陈朝高祖时的老臣，衡阳内史汝阴任忠曾经向朝廷上过密启，这三人都被宽恕。

吴明彻乘胜攻取后梁的河东郡。

北周卫公宇文直把失败归罪于后梁的柱国殷亮；后梁明帝虽然明白不是殷亮的罪过，因为不敢违抗宇文直的意志，于是把他杀死。

北周和陈朝既然关系破裂，互相仇视，北周的沔州刺史裴宽向襄州总管报告，请求增加卫戍的军队，并且把城池迁到羊蹄山以远离水边。襄州总管的援军还没到，程灵洗的水军船队已经来到城下。恰逢天降大雨，河水猛涨，程灵洗将大船驶到城边用“拍竿”发起攻击，把城上的凸形矮墙都打碎了，又用箭和石块攻打三十多天；陈朝军队登上城墙，裴宽还率领军队用短兵器抵抗；两日后，裴宽被擒。

丁巳（十九日），北齐太上皇帝去晋阳。太行山以东发生水灾、饥荒，道路上全是尸体。

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庙。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丙午，齐大赦。

癸丑，周许穆公宇文贵自突厥还，卒于张掖。

齐上皇还邺。

十二月，周晋公护母卒，诏起，令视事。

齐秘书监祖珽，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罪状，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彦深等闻之，先诣上皇自陈。上皇大怒，执珽，诘之，珽因陈士开、文遥、彦深等朋党、弄权、卖官、鬻狱事。上皇曰：“尔乃诽谤我！”珽曰：“臣不敢诽谤，陛下取人女。”上皇曰：“我以其饥谨，收养之耳。”珽曰：“何不开仓振给，乃买入后宫乎？”上皇益怒，以刀环筑其口，鞭杖乱下，将扑杀之。珽呼曰：“陛下勿杀臣，臣为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宽。珽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尔自比范增，以我为项羽邪？”珽曰：“项羽布衣，帅乌合之众，五年而成霸业。陛下藉父兄之资，才得至此，臣以为项羽未易可轻。”上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

冬季，十月，甲申（十七日），陈废帝到太庙祭祀祖宗。

十一月，戊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丙午（初九），北齐大赦全国。

癸丑（十六日），北周许穆公宇文贵从突厥回朝，中途死于张掖。

北齐太上皇回邺城。

十二月，北周晋公宇文护的母亲死去，周武帝下诏让他不必守丧，让他就职治事。

北齐秘书监祖珽，和黄门侍郎刘逖关系很好。祖珽想做宰相，就上疏陈述赵彦深、元文遥、和士开的罪状，叫刘逖向太上皇奏报，刘逖不敢启奏；赵彦深等人听到后，自己先到太上皇那里申述情况。太上皇勃然大怒，把祖珽抓来，亲自审问，祖珽说出和士开、元文遥、赵彦深等人结党、玩弄权术、出卖官职、办狱受贿的事实。太上皇说：“你是在诽谤我！”祖珽说：“臣不敢诽谤，因为陛下娶了人家的女儿。”太上皇说：“我因为她们遭受灾荒饥谨，因此才收养她们。”祖珽说：“那为什么不开粮仓赈济粮食，反把她们买到后宫？”太上皇更加恼怒，用刀把的铁环凿他的嘴，用鞭子棍子乱打，要将他打死。祖珽大叫说：“陛下不要杀臣，臣能给陛下炼金丹。”于是有稍为缓和。祖珽说：“陛下有一个象范增那样的人却不能用它。”太上皇又大怒说：“你自比范增，把我比作项羽吗？”祖珽说：“项羽出身布衣，带领乌合之众，用五年时间而成就霸业。陛下靠了父兄的地位、声望，才有现在，臣以为不能轻视项羽。”太上皇更加震怒，叫人用土塞在他嘴里。祖珽边吐边说，被鞭打二百，发配马坊做工，不久又把他迁到光州，命令他做“牢掌”。别驾

百，配甲坊，寻徙光州，敕令牢掌。别驾张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地牢中，桎梏不离身；夜以芫菁子为烛，眼为所熏，由是失明。

齐七兵尚书毕义云为治酷忍，非人理所及，于家尤甚。夜为盗所杀，遗其刀，验之，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执善昭，诛之。

二年 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

辛丑，周主祀南郊。

癸亥，齐主使兼散骑常侍郑大护来聘。

湘东忠肃公徐度卒。

二月，丁卯，周主如武功。

突厥木杆可汗贰于周，更许齐人以昏，留陈公纯等数年不返。会大雷风，坏其穹庐，旬日不止。木杆惧，以为天谴，即备礼送其女于周，纯等奉之以归。三月，癸卯，至长安，周主行亲迎之礼。甲辰，周大赦。

乙巳，齐以东平王俨为大将军，南阳王緯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广宁王孝珩为尚书令。

戊午，周燕文公于谨卒。谨勋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

张奉福说：“牢，就是地牢。”就把他囚在地牢里，戴上手铐脚镣；晚上点燃芫菁子油代替蜡烛，眼睛被烟火而熏，从此失明。

北齐七兵尚书毕义云，治理非常残酷，超乎人理，对家人更是如此。夜晚，被人杀死，现场留下刀子，经过查证，是他儿子毕善昭的佩刀。官府抓逮捕了毕善昭，将他处死。

二年（公元 568 年） 春季，正月，己亥（初三），安成王陈顼进位太傅，领司徒，加特殊的礼遇。

辛丑（初五），北周国主到南郊祭祀。

癸亥（二十七日），北齐国主派遣兼散骑常侍郑大护来陈朝聘问。

陈朝的湘东忠肃公徐度死。

二月，丁卯（初二），北周国主去武功。

突厥木杆可汗对北周产生二心，答应与北齐联姻，把北周派去迎亲的使者陈公纯等人扣留好几年不放回去。正好遇到天上打雷刮风，木杆可汗所住的毡帐受到破坏，大雷风十天都没有停止。木杆可汗害怕，以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谴责，于是准备了礼物送女儿去北周，陈公纯等侍奉她归来。三月，癸卯（初三），到达长安，北周君主行亲迎之礼。甲辰（初九），北周大赦全国。

己巳（初十），北齐任用东平王高俨为大将军，南阳王高緯为司徒，开府仪同三司徐显秀为司空，广宁王高孝珩为尚书令。

戊午（二十三日），北周燕文公于谨去世。于谨虽然功勋很高，地位重要，然而侍

朝参，所从不过二三骑。朝廷有大事，多与谨谋之。谨尽忠补益，于功臣中特被亲信，礼遇隆重，始终无间；教训诸子，务存静退，而子孙蕃衍，率皆显达。

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引水灌之，梁主出顿纪南以避之。周总管田弘从梁主，副总管高琳与梁仆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昼夜拒战十旬。梁将马武、吉彻击明彻，败之。明彻退保公安，梁主乃得还。

夏，四月，辛巳，周以达奚武为太傅，尉迟迥为太保，齐公宪为大司马。

齐上皇如晋阳。

齐尚书左仆射徐之才善医，上皇有疾，之才疗之，既愈，中书监和士开欲得次迁，乃出之才为兖州刺史。五月，癸卯，以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士开为右仆射。长仁，太上皇后之兄也。

庚戌，周主享太庙；庚申，如醴泉。

秋，七月，壬寅，周随桓公杨忠卒，子袭袭爵。坚为开府仪同三司、小宫伯，晋公护欲引以为腹心。坚以白忠，忠曰：“两姑之间难为妇，汝其勿往！”坚乃辞之。

丙午，帝享太庙。

奉皇帝非常恭敬，每当上朝参拜皇帝，骑马的随从不过二三人。朝廷有大事，皇帝都和于谨商量。于谨竭尽忠诚补益帮助，在所有功臣中特别被亲信，赐给他很高的礼遇，君臣间始终没有矛盾；他还教育儿子们一定要恬静谦虚，后来子孙蕃衍，都十分显贵。

吴明彻乘胜进攻江陵，引水淹城。后梁国主出走驻屯在纪南躲避大水。北周总管田弘跟从后梁国主，副总管高琳和后梁仆射王操守卫江陵三城，昼夜拒战达一百天，后梁将领马武、吉彻攻击吴明彻，把他打败。吴明彻退保公安，后梁国主才得以回朝。

夏季，四月，辛巳（十七日），北周任命达奚武为太傅，尉迟迥为太保，齐公宇文宪为大司马。

北齐太上皇去晋阳。

北齐尚书左仆射徐之才精通医术，太上皇生病，徐之才为他治疗，不久就痊愈了；中书监和士开想根据次序得到升迁，便将徐之才外放为兖州刺史。五月，癸卯（初九），任用尚书右仆射胡长仁为左仆射，和士开为右仆射。胡长仁是太上皇后的哥哥。

庚戌（十六日），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行礼；庚申（二十六日），去醴泉宫。

秋季，七月，壬寅（初九），北周随桓公杨忠去世，儿子杨坚承继爵位。杨坚是开府仪同三司、小宫伯，晋公宇文护要用他作为自己的心腹。杨坚曾将这件事告诉父亲杨忠，杨忠说：“两个婆婆之间的媳妇最难当，你不能去！”于是杨坚推辞了。

丙午（十三日），陈废帝到太庙祭祀行礼。

戊午，周主还长安。

壬戌，封皇弟伯智为永阳王，伯谋为桂阳王。

八月，齐请和于周，周遣军司马陆程等聘于齐；九月，丙申，齐使侍中斛斯文略报之。

冬，十月，癸亥，周主享太庙。

庚午，帝享太庙。

辛巳，齐以广宁王孝珩录尚书事，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齐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聘。

甲辰，周主如岐阳。

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聘于齐。

始兴王伯茂以安成王顼专政，意甚不平，屡肆恶言。甲寅，以太皇太后令，诬帝，云与刘师知、华皎等通谋。且曰：“文皇知子之鉴，事等帝尧；传弟之怀，又符太伯。今可还申曩志，崇立贤君。”遂废帝为临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为温麻侯，置别馆，安成王使盗邀之于道，杀之车中。

齐上皇疾作，驿追徐之

戊午（二十五日），北周国主回长安。

壬戌（二十九日），陈废帝封弟弟陈伯智为永阳王，陈伯谋为桂阳王。

八月，北齐向北周求和，北周派遣军司马陆程到北齐聘问；九月，丙申（初四），北齐派侍中斛斯文略回聘。

冬季，十月，癸亥（初二），北周国主到太庙祭祀行礼。

庚午（初九），陈废帝去太庙祭祀行礼。

辛巳（二十日），北齐任用广宁王高孝珩为录尚书事，左仆射胡长仁为尚书令，右仆射和士开为左仆射，中书监唐邕为右仆射。

十一月，壬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北齐派遣兼散骑常侍李谐来陈朝聘问。

甲辰（十三日），北周国主去岐阳。

北周派开府仪同三司崔彦等人到北齐聘问。

陈朝的始兴王陈伯茂因为安成王陈顼专政，心中不平，时常口出恶言。甲寅（二十三日），陈顼借太皇太后的令诬告废帝，说他与刘师知、华皎等人互通共谋。还说：“文皇帝对儿子的审察，不想传位给他，这事相当于唐尧那样；传位给弟弟的胸怀，又如同泰伯那样。现应该重申文皇帝以前的意向，另立一个贤明的君主。”于是将在位的皇帝废为临海王，以安成王陈顼入继皇帝位。又下令把陈伯茂贬为温麻侯，安排在王室成员举行婚礼的别馆里，安成王陈顼使强盗在路上将他拦住，将他杀死在车里。

北齐太上皇生病，派遣驿使追召徐之才

才，未至。辛未，疾亟，以后事属和士开，握其手曰：“勿负我也！”遂殂于士开之手。明日，之才至，复遣还州。

士开秘丧三日不发。黄门侍郎冯子琮问其故，士开曰：“神武、文襄之丧，皆秘不发。今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贰心者，意欲尽追集于凉风堂，然后与公议之。”士开素忌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劼及领军姜定远，子琮恐其矫遣诏出劼于外，夺定远禁兵，乃说之曰：“大行先已传位于今上，群臣富贵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内贵臣一无改易，王公必无异志。世异事殊，岂得与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宫门已数日，升遐之事，行路皆传，久而不举，恐有他变。”士开乃发丧。

丙子，大赦。戊寅，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

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以冯子琮，胡太后之妹夫，恐其赞太后干预朝政，与赵郡王劼、和士开谋，出子琮为郑州刺史。

世祖骄奢淫佚，役繁赋重，吏民苦之。甲申，诏：“所在百工细作，悉罢之。邺下、晋阳、中山官人、官口之老病者，悉简放。诸家缘坐在

回来，徐之才未能及时赶到。辛未（初十），太上皇病重，将后事委托给和士开，握着他的手说：“你不要辜负我的委托！”还没放开手就死了。第二天，徐之才赶到，又叫他回兖州。

和士开三天秘不发丧。黄门侍郎冯子琮问他什么缘由，和士开说：“神武、文襄帝的丧事，都秘而不发。现在皇上年幼，害怕王公中有对朝廷怀二心的，我想把他们都召集到凉风堂，然后与他们一起商量。”和士开一贯忌恨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高睿和领军姜定远，冯子琮担心和士开假传遗诏把高睿排挤在外，而去夺取姜定远禁兵的军权，于是对他说：“太上皇帝过去已经把皇位传给当今皇帝，群臣所以能够富贵，全是太上皇和皇帝父子的恩德，只要使在朝的贵臣能保持他们的地位，王公们肯定不会有二心，时代变化而事情也各不相同，怎能和神武、文襄帝的时代相提并论！而且您已经好几天没出宫门，太上皇驾崩的事，外面都已经传开了，时间过了很久还不举丧，只怕发生别的变故。”于是和士开发丧。

丙子（十五日），大赦全国。戊寅（十七日），给太上皇后上皇太后的尊号。

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文遥，因为冯子琮是胡太后的妹夫，担心他帮助胡太后干预朝政，和赵郡王高睿、和士开合谋，将冯子琮贬为郑州刺史。

北齐武成帝在世时骄奢淫佚，徭役繁多赋税苛重，官吏和百姓都感到十分困苦。甲申（二十三日），下诏书：“所有从事营造建造等事的工匠和官员全部撤销。邺下、晋阳、中山等宫的官人和年老有病的官中奴婢，全

流所者，听还。”

周梁州恒稜獠叛，总管长史南郑赵文表讨之。诸将欲四面进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无生路，必尽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为恶者诛之，从善者抚之。善恶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军中。时有从军熟獠，多与恒稜亲识，即以实报之。恒稜犹豫未决，文表军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险，有獠帅数人来请为乡导。文表曰：“此路宽平，不须为导。卿但先行好慰谕子弟，使来降也。”乃遣之。文表谓诸将曰：“獠帅谓吾从宽路而进，必设伏以邀我，当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狭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既失计，争帅众来降。文表皆慰抚之，仍徵其租税，无敢违者。周人以文表为蓬州刺史。

太建元年 春，正月，辛卯朔，周主以齐世祖之丧罢朝会，遣司会李纶吊赙，且会葬。

甲午，安成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复太皇太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为文皇后；立妃柳氏做皇后，世子叔宝为太子；封皇子叔陵为始兴王，奉

部放归民间。凡是由于亲属犯罪而遭株连流放在外的，可以回原籍。”

北周梁州恒稜的獠人反叛，派总管长史南郑人赵文表讨伐。将领们打算从四面进攻，赵文表说：“四面围攻，他们就没有生路，必定会拼死跟我们对抗，这就不容易攻克。现在我们对他们分别予以严厉惩治和恩惠笼络，对一意作恶的处死，对改恶从善的安抚，善恶既有分别，攻破他们就容易了。”就把这个意思传达到军队里。当时有归附北周并参加了军队的獠人，不少和恒稜的獠人沾亲带故，相互认识，就据实告诉他们。恒稜的獠人犹豫不决，赵文表的军队已经到了那里。通向恒稜的道路共两条，一条平坦一条险要，有几个獠人头目来见赵文表，愿意充当向导。赵文表说：“这条路宽敞平坦，不用替我们当向导，你们可以先回去劝慰子弟，希望他们来投降。”就让他们回去。赵文表对将领们说：“獠人的头目以为我们会从宽路前进，必定设下埋伏阻击我们，应当出其不意。”于是率领军队从险路开进。登上高处了望，果然发现伏兵。恒稜的獠人计谋未能得逞，争相率领部众来投降。赵文表对他们劝慰安抚，依旧向当地征收租税，没有人敢违抗。北周任命赵文表为蓬州长史。

陈宣帝太建元年（公元569年） 春季，正月，辛卯朔（初一），北周国主因为武成帝的丧事停止朝会，派司会李纶前往吊唁赠送奠仪，参加丧葬仪式。

甲午（初四），安成王陈顼即皇帝位，改年号，大赦全国。恢复太皇太后的皇太后称号，皇太后称文皇后；立妃子柳氏为皇后，世子陈叔宝为太子；封皇子陈叔陵为始兴王，作为昭烈王的后嗣。乙未（初五），陈宣帝拜